北史/卷0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九 ◄

北史
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

► 卷六十一

李弼 宇文貴 侯莫陳崇 王雄

列傳第四十八

李弼曾孫密 宇文貴子忻愷 侯莫陳崇子穎崇兄順 王雄子謙

李弼

李弼，字景和，隴西成紀人。六世祖振，慕容垂黃門郎。父永，魏太中大夫，贈涼州刺史。弼少有大志，膂力過人。屬魏亂，謂所親曰：「大丈夫生世，會須履鋒刃，平寇難，以取功名，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。」初為別將，從爾硃天光西討，破赤水蜀，以功封石門縣伯。又與賀拔岳討萬俟醜奴、萬俟道洛、王慶雲，皆破之。賊咸畏之曰：「莫當李將軍前也。」

及天光赴洛，弼隸侯莫陳悅，征討屢有克捷。及悅害賀拔岳，周文帝自平涼討悅。弼諫悅，令解兵謝之。悅惶惑，計無所出。弼知悅必敗。周文帝至，悅乃棄秦州南出，據險以自固。是日，弼密通于周文，許背悅。至夜，弼乃勒所部，雲悅欲向秦州，命皆裝束。弼妻，悅之姨也，時為悅所親委，眾咸信之，人皆散走。弼慰輯之，遂擁以歸周文。悅由此敗。周文謂曰：「公與吾同心，天下不足平也。」

大統初，進位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從平竇泰，斬獲居多。周文以所乘騅馬及泰所著牟甲賜弼。又從平弘農。與齊神武戰于沙苑，弼軍為敵所乘。弼將其麾下九十騎橫截之，賊分為二，因大破之。以功進爵趙郡公。四年，從周文東討洛陽，弼為前驅。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眾至穀城，弼倍道而前進，遣軍士鼓噪，曳柴揚塵。貸文以為大軍至，遂走。弼追斬貸文，傳首大軍。翌日，又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，身被七創，遂為所獲，陽隕絕於地，睨其傍有馬，因躍上得免。歷位司空、太保、柱國大將軍。廢帝元年，賜姓徒何氏。六官建，拜太傅、大司徒。及晉公護執政，朝之大事，皆與於謹及弼等參議。周孝閔帝踐阼，除太師，進封趙國公，邑萬戶，前後賞賜巨萬。

弼每征討，朝受命，夕便引路，略不問私事，亦未嘗宿於家。兼性沈雅，有深識，故能以功名終。薨於位，明帝即日舉哀，比葬，三臨其喪。發卒穿塚，給大路、龍旗，陳軍至墓。謚曰武。尋追封魏國公，配食文帝廟庭。

子曜居長，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，故遂以為嗣。

初賜爵義城郡公，嘗臥疾期年，文帝憂之，賜錢一千萬，供其藥石之費。魏恭帝二年，加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出為岐州刺史。從文帝西巡，率公卿子弟別為一軍。後襲趙國公，改襲魏國公。天和六年，進位柱國。建德元年，出為梁州總管。時渠、蓬二州生獠積年侵暴，至州綏撫，並來歸附。璽書勞之。

暉弟衍，字拔豆，少專武藝，慨慷有志略。仕周，為義州刺史，封真鄉公。王謙作亂，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，進上大將軍。隋開皇元年，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，進位柱國。後拜安州總管，以疾還京，卒。子仲威嗣。

衍弟綸，最知名，有文武才用。以功臣子少居顯職，位至司會中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河陽郡公。為聘齊使主，卒。

子長雅嗣，尚隋文帝女襄國公主，位內史侍郎、河州刺史、檢校秦州總管。

綸弟晏，開府儀同三司、趙郡公，從平齊，歿并州。子憬，以晏死王事，即襲其官爵。

曜既不得嗣，朝廷以弼功重，封曜邢國公，位開府。

子寬，幹略過人，自周及隋，數經將領，位柱國、蒲山郡公，號為名將。

弼弟摽，字雲傑，長不盈五尺，性果決，有膽氣。魏永安元年，以兼別將從爾硃榮破元顥。榮誅，隨爾硃兆入洛。及魏孝武西遷，摽從都督元斌之興齊神武戰，敗，遂與斌之奔梁。後得逃發，進封晉陽縣子。尋為周文帝帳內都督，從復弘農，破沙苑。

摽時跨馬運矛，沖堅陷陳，隱身鞍甲之中。敵人見之，皆曰「避此小兒」。不知摽之形貌，正自如此。周文初亦聞摽驍悍，未見其能，至是方嗟歎之。謂曰：「但問膽決如何，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。」以功進爵為公。武成初，從豆盧寧征稽胡，進爵汝南郡公。出為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、延州刺史，卒官。

無子，以弼子椿嗣，位開府儀同大將軍、右宮伯，改封河東郡公。

密字法主，蒲山公寬之子也。才兼文武，志氣雄遠，少襲爵蒲山公。養客禮賢，無所愛吝。與楊玄感為刎頸交。後更折節耽學，尤好兵書，謂皆在口。師事國子助教包愷，受史記、漢書。愷門徒皆出其下。大業初，授親衛大都督，以疾歸。

及玄感有逆謀，召密，令與弟玄挺赴黎陽，以為謀主。密進三計曰：「今天子遠在遼外，公長驅入薊，直扼其喉，前有高麗，退無歸路，不戰而禽，此計上也。又關中四塞，衛文升不足為意，今率眾務早入西，萬全之勢，此計中也。若隨近先向東都，以引歲月，此計之下也。」玄感曰：「公下計乃上策矣。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，若不取之，安能動物？且經城不拔，何以示威？」密計不行。玄感既至東都，自謂功在朝夕。及獲韋福嗣，既非同謀，設籌皆持兩端。玄感後使作檄文，固辭不肯。密揣知其情，請斬之。玄感不從。密退謂所親曰：「楚公好反而不欲勝，吾屬今為虜矣。」後玄感將西入，福嗣晚亡歸東都。時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，玄感以問密，密以為不可。玄感笑而止。及宇文述、來護等軍且至，玄感謂密計將安出。密曰：「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，今可揚言其反，遣使迎公，因此入關，可得紿眾。」玄感遂用密謀號令。西至陝縣，圍弘農不拔，西至閿鄉，追兵至，玄感敗。密間行入關，與玄感從叔詢相隨，匿馮翊詢妻家。尋為鄰人告，被捕，與其黨俱送帝所。在途，與其眾謀逃。其徒多金，密令出示使者曰：「吾等死日，此金留付公，幸用相瘞，其餘即皆報德。」使者利金，遂相許。及出關，密每夜宴飲。行次邯鄲，夜宿村中，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。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，孝德不甚禮之。備遭饑饉，削樹皮而食之。仲伯潛歸天水。密詣淮陽，舍於村中，變姓名稱劉智遠，聚徒教授。經數月，鬱鬱不得志，為五言詩，詩成，泣下數行。時人有怪之，以告

太守趙他，下縣捕之。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。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，密得遁去，君明竟坐死。

密投東郡賊帥翟讓，乃因王伯當以策幹讓。遣說諸小賊，所至輒降，讓始敬焉，召與計事。密以兵眾無糧，勸讓直趣滎陽，休兵館穀，然後爭利。讓從之，乃掠下滎陽。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。讓數為須陀敗，將遠避之。密勸讓列陣以待，密以奇兵掩擊，大破之，斬須陀於陣。讓於是令密建牙，別統所部。復說讓以廓清天下為事，令掩據興洛倉，發粟以振窮乏。於是興讓以義甯元年春出陽城，北逾方山，自羅口襲興洛倉，破之，開倉振百姓。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討密。密一戰破之，長恭僅以身免。讓於是推密為主。密城洛口周回四十城以居之。讓上密號為魏公，設壇場即位，稱元年。以房彥藻為左長史，邴元真為右長史，楊德方為左司馬，鄭德韜為右司馬。拜讓為司徒，封東郡公。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，燒豐都市而歸。密攻下鞏縣，獲縣長柴孝和，拜為護軍。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，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，據之。俄而德韜、德方俱死，筆以鄭頲為左司馬，鄭虔象為右司馬。

柴孝和說密令裴仁基守回洛，翟讓據洛口，身率精銳，西襲長安，不然他人我先。密曰：「此誠上策，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，既見未下洛陽，恐不肯西入。」孝和請間行觀隙，乃與數十騎至陝縣，賊歸之者萬餘人。密時兵鋒甚銳，每入苑與官軍連戰。會密為流矢所中，臥于營內，東都出兵擊之，密眾大潰，棄回洛倉歸洛口。孝和之眾聞密敗，各分散而去，孝和輕騎歸密。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討密，敗之。孝和溺洛水，密甚傷之。

世充營於洛西，與密相拒百餘日。武陽郡丞元寶藏、黎陽賊帥李文相、洹水賊帥張升、清河賊帥趙君德、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密，共襲破黎陽倉，據之。周法明舉江、黃之地以附密。齊郡賊帥徐圓朗、任城大俠徐師仁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。

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太宰，總眾務以奪密權。兄寬復謂讓曰：「天子止可自作，安得與人？汝若不作，我當為之。」密聞，惡之。會讓拒世充，軍退數百步，密與單雄信等赴之，世充敗走。讓欲乘勝破其營，會日暮，固止之。明日，讓與數百人至密所，欲為宴樂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，諸門並設備，讓不覺。密引讓入坐，令讓射。引滿將發，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。遂殺其兄寬及儒信等，從者亦有死焉。讓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，中重創，密止之，僅得免。雄信等皆叩頭求哀，密並釋而慰之。於是詣讓營，遣王伯當、邴元真、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，令世勣、雄信、伯當分統其眾。

世充夜襲倉城，密拒破之，斬武賁郎將費青奴。世充復營洛北，于洛水構浮橋，悉眾擊密。密拒之，不利而退。世充因薄其城下，密擊之，大潰，爭橋，橋陷，溺水者數萬人。武郎將楊威、王辨、霍世舉、劉長恭梁德重、董智通等皆沒於陣。世充僅而獲免，不敢還東都，遂走河陽。其夜大雪，餘眾死亡殆盡。密乃修金墉故城居之，眾三十餘萬，攻上春門。留守韋津出戰，被執。其黨勸密即尊號，密不許。及義師圍東都，密出軍爭之，交綏而退。

俄而宇文化及弒逆，自江都北指黎陽，密拒之。會越王侗稱尊號，遣使授密太尉、尚書令、東南道大行台、行軍元帥、魏國公，令先平化及，然後入朝輔政。化及至黎陽，徐世勣守倉城不下。密共化及隔水語，密數之曰：「卿本匈奴阜隸破野頭耳，父與兄弟皆受隋恩，豈容躬行殺虐？今若速來歸義，尚可全後嗣。」化及默然，俯仰良久，乃嗔目大言曰：「共你論相殺事，何須作書傳雅語！」密謂從者曰：「化及庸懦如此，忽欲圖帝王，吾當折杖驅之。」知其糧且盡，在偽與之和。化及大喜，恣其兵食，冀密饋之。會密下有人獲罪，亡投之，具言密情。化及大怒，又食盡，與密戰於童山下。自辰達酉，密中流矢，頓於汲縣。化及掠汲郡，北趣魏縣，以輜重留於東郡，遣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。軌以郡降，密以軌為滑州總管。

密引兵而西，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，執弒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。侗以儉為司農少卿，使召密入朝。密至溫縣，聞世充已殺元文都、盧楚等，乃歸金墉城。世充既擅要權，乃厚賜將士。時密兵少衣，世充乏食，乃請交易。邴元真等各求私利，遽勸密，密許焉。初東都絕糧，人歸密者日有數百，至此得食，降人益少。密悔而止。密雖據倉，無府庫，兵數戰不賞，又厚撫初附兵，於是眾心漸怨。時邴元真守洛口倉，性貪鄙。宇文溫每謂密曰：「不殺元真，公難未已。」密不答。而元真知之，謀叛。楊慶聞而告密，密因疑焉。會世充悉眾來戰，密留王伯當守金墉，自就偃師，北阻芒山以待之。世充令數百騎度御河，密遣裴行儼等逆之。會日暮，行儼、孫長樂、程咬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重創，密甚惡之。世充夜潛，詰朝而陣，密方覺之。狼狽出戰，敗績，馳向洛口。世充夜圍偃師，守將鄭頲為其部下，翻城而降世充。密將入洛口倉城，元真已遣人引世充。密陰知之，不發其事，欲待世充兵半度洛水，然後擊之。密候騎不時覺，比將出戰，世充軍悉已濟。密引騎而遁，元真以城降世充。

密眾漸離，將如黎陽。人或曰：「殺翟讓之際，徐世勣幾死，其心安可保？」密乃止。時王伯當棄金墉城，保河陽，密自武牢濟，歸之。謂曰：「久苦諸君，我今日自刎以謝

眾。」眾皆泣，莫能仰視。密復曰：「諸君幸不相棄，當共歸關中。密身雖愧無功，諸君必保富貴。」其府掾柳虯曰：「明公與長安宗族，有疇昔之遇，雖不陪起義，然阻東都，斷隋歸路，使唐國不戰而得京師，此公之功也。」眾咸曰：「然。」密遂歸朝，封邢國公，拜光祿卿。尋奉使出關安撫，至熊州而逃叛，見殺。

宇文貴

宇文貴，字永貴，其先昌黎大棘人也，徙居夏州。父莫豆幹，保定中，以貴勳追贈柱國大將軍、少傅、夏州刺史、安平郡公。貴母初孕貴，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：「賜爾是子，俾壽且貴。」及生，形類所夢，故以永貴字之。貴少從師受學，嘗輟書歎曰：「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，何能為博士也！」魏正光末，破六韓拔陵圍夏州，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，以貴為統軍。後從爾硃榮禽葛榮於滏口，加別將。又從元天穆平邢杲，轉都督。元顥入洛，貴率鄉兵從爾硃榮有功，封革融縣侯。除郢州刺史，入為武衛將軍、關內大都督。從魏孝武西遷，進爵化政郡公。貴善騎射，有將帥才。周文帝又以宗室，甚親委之。

大統初，與獨孤信入洛陽。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據潁川來降，東魏遣將堯雄、趙育、是雲寶率眾二萬攻潁川。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，軍次陽翟。雄等去潁川四十里，東魏行台任祥又率眾四萬，將與雄合。諸將咸以彼眾我寡，不可爭鋒。貴曰：「若賀若一陷，吾輩坐此何為？」遂入潁川。雄等稍進，貴率千人背城為陣，與雄合戰。貴馬中流矢，乃短兵步鬥，雄大敗輕走，趙育於是降。任祥聞雄敗，遂不敢進。貴乘勝逼祥，敗之。是雲寶亦降。師還。魏文帝在天遊園，以金卮置侯上，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。貴一發而中。帝笑曰：「由基之妙，正當爾耳。」進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十六年，遷中外府左長史，進位大將軍。

宕昌王梁彌定為宗人獠甘所逐，來奔。又有羌酋傍乞鐵忽，因梁ＧＣ定反後，據有渠株川，擁隸數千家，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。周文令貴與豆盧甯、史寧討之，貴等禽斬鐵忽及五醜，史寧又別擊獠甘破之。乃納彌定，並于渠株川置岷州。朝廷重功，遂於粟阪立碑，以紀其績。

廢帝三年，詔貴代尉遲迥鎮蜀。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鹽亭，攻圍隆州；而隆州人李拓亦聚眾反，開府張道應之。貴乃命開府叱奴與牧隆州，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道降之，並送京師。除益州刺史，未就拜小司徒。先是蜀人多劫盜，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署為遊軍

二十四部，令其督捕，由是頗息。

周孝閔帝踐阼，進位柱國，拜禦正中大。武成初，與賀蘭祥討吐谷渾。軍還，進封許國公、邑萬戶，舊爵回封一子。遷大司空，行小塚宰，曆大司徒，遷太保。

貴好音樂，耽奕棋，留連不倦。然好施愛士，時人頗以此稱之。保定末，使突厥，迎皇后。天和二年，還至張掖，薨。贈太傅，謚曰穆。

子善嗣。善紘厚有武藝。大象末位上柱國，封許國公。隋文帝受禪，遇之甚厚，拜其子穎上儀同。及善弟忻誅，並廢於家。善未幾卒。

穎，大業中，位司農少卿，後沒李密。善弟忻。

子 忻

忻字仲樂，幼而敏慧，為童兒時，與群輩戲，輒為部伍，進止行列，無不用命者。年十二，能左右馳射，驍捷若飛。恆謂所親曰：「自古名將，唯以韓、白、衛、霍為美談，吾察其行事，未足多尚，使與僕並時，不令豎子獨擅高名。」年十八，從周齊王憲討突厥，以功拜儀同三司，賜爵興固縣公。韋孝寬以忻驍勇，請與鎮玉壁，以戰功加開府，進爵化政郡公。從武帝攻拔晉州。齊後主親總兵，六軍憚之，欲旋。忻諫曰：「以陛下之聖武，乘敵人之荒縱，何往而不克？若齊人更得令主，君臣協力，未易平也。」帝從之，乃戰，遂大克。及帝攻陷并州，先勝後敗。帝為賊所窘，挺身而遁。諸將多勸帝還，忻勃然曰：「破城士卒輕敵，微有不利，何足為懷？今破竹形已成，奈何棄之而去！」帝納其言，明日復戰，拔晉陽。齊平，進位大將軍。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于呂梁，進位柱國，除豫州總管。

隋文帝龍潛時，與忻情好甚協，及為丞相，恩顧彌隆。尉遲迥作亂，以忻為行軍總管，隋韋孝寬擊之。時兵頓河陽，帝令高熲馳驛監軍，與穎密謀進取者，唯忻而已。迥遣子惇盛兵武陟，忻擊走之。進臨相州，迥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，忻以五百騎襲之，斬獲略盡。進至草橋，迥又拒守，忻以奇兵破之，直趨鄴下。迥背城結陣，大戰，官軍不利。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，忻謂左右曰：「事急矣，吾當以權道破之。」於是時觀者走之，轉相騰籍，聲如雷霆。忻乃傳呼曰：「賊敗矣」。眾復振，齊力急擊之，迥軍大敗。及平鄴，以功遷上柱國。文帝謂「尉遲迥傾山東之眾，連百萬之師，公舉無遺算，策無

全陣，誠天下英傑也。」進封英國公。

自是每參帷幄，出入臥內，禪代之際，忻有力焉。後拜右領軍大將軍，寵顧彌重。忻解兵法，馭戎齊整，當時六軍有一善事，雖非忻建，在下輒相謂曰：「此必英公法也。」其見推服如此。後改封祀國公。上嘗欲令忻擊突厥，高熲曰：「忻有異志，不可委以大兵。」乃止。忻既佐命功臣，頻經將領，甚有威名，上由是微忌之，以譴去官。與梁士彥昵狎，數相往來。士彥時亦怨望，陰圖不軌。忻謂士彥曰：「帝王豈有常乎？相扶即是。公于蒲州起事，我必從征，兩陣相當，然後中連結，天下可圖也。」謀泄伏誅，家口籍沒。忻弟愷。

子 愷

愷字安樂，在周以功臣子，年三歲賜爵雙泉伯，七歲進封安平公。愷少有器局，諸兄並以弓馬自達，愷獨好學。博覽書記，解文，多伎藝，為名公子。累遷禦正中大夫、儀同三司。隋文帝為丞相，加上開府，近師中大夫。及踐阼，誅宇文氏，愷亦將見殺，以與周本別，又兄忻有功，故見赦。後拜營宗廟副監、太子左庶子。廟成，別封甑山縣公。及遷都，上以愷有巧思，詔領營新都副監。高熲雖總大綱，凡所規畫，皆出於愷。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，詔愷總督其事。後拜萊州刺史，甚有能名。坐兄忻誅，除名於家，久不得調。

會朝廷以魯班故道，久絕不行，令愷修之。既而上建仁壽宮，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，於是檢校將作大匠。歲餘，拜仁壽宮監，授儀同三司，尋為將作少監。文獻皇后崩，愷與楊素營山陵。上善之，復爵安平郡公。煬帝即位，遷都洛陽，以愷為營東都副監，尋遷將作大匠。愷揣帝心在宏侈，於是東都制度，窮極壯麗。帝大悅，進位開府，拜工部尚書。及長城之役，詔愷規度之。時帝北巡，欲誇戎狄，令愷為大帳，其下坐數千人。帝大悅，賜物千段。又造觀風行殿，上容衛者數百人，離合為之，下施輪軸，推移倏忽，有若神功。戎狄見之，莫不驚駭。帝彌悅，前後賞賜不可勝紀。

是時將復古制明堂，議者皆不能決。愷博考群籍，為明堂圖樣奏之。又以「張衡渾象用三分為一度，裴秀輿地以一寸為千里，臣之此圖以一分為一尺，推而演之」。又引于時議者，或以綺井為重屋，或以圓楣為隆棟，將為臆說，事不經見。今錄其疑難，為之通釋，皆出證據，以相發明。為議曰：

臣愷謹按《淮南子》曰：「昔者神農之禦天下也，甘雨以時，五穀蕃植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月省時考，終歲獻貢，以時嘗谷，祀於明堂。明堂之制，有蓋而無四方，風雨不能襲，燥濕不能傷，遷延而入之。」臣愷以為上古樸略，創立典刑。《尚書帝命驗》曰：「帝者承天，立五府以尊天重象，赤曰文祖，黃曰神鬥，白曰顯紀，黑曰玄矩，蒼曰靈府。」注云：「唐虞之天府，夏之世室，殷之重屋，周之明堂，皆同矣。」《屍子》曰：「有虞氏曰總章。」《周官考工記》曰：「夏後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博四修一。」注云：「修，南北之深也。夏度以步，合堂修十四步，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則堂博十七步半也。」臣愷案：三王之世，夏最為古，從質尚文，理應漸就寬大，何因夏室乃大殷堂？相形為論，理恐不爾。《記》云：「堂修二七，博四修一。」若夏度以步，則應修七步。注云：「今堂修十四步。」乃是增益《記》文。殷、周二堂，獨無加字，便是義類例不同。山東《禮》本輒加二七之字，何得殷無加尋之文，周闕增筵之義？研窮其趣，或是不然。讎校古書，並無「二」字。此乃桑間俗儒，信情加減。《黃圖》議云：「夏後氏益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。」馬宮之言，止論堂之一面。據此為准，則三代堂基並方，得為上圖之制。諸書所說，並為下方，鄭注《周官》，獨為此義，非直與古違異，亦乃乖背《禮》文。尋文求理，深恐未愜。

《屍子》曰：「殷人陽館。」《考工記》曰：「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尋，堂崇三尺，四阿重屋。」注云：「其修七尋，五丈六尺。放夏周，則其博九尋，七丈二尺。」又曰：「周人明堂，度和尺之筵，東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。」《禮記明堂位》曰：「天子之廟，復廟重簷。」鄭注云：「復廟，重屋也。」注《玉藻》云：「天子廟及路寢，皆如明堂制。」《禮圖》云：「于內室之上，起通天之觀，觀八十一尺，得宮之數，其聲濁，君之象也。」《大戴禮》曰：「明堂者，古有之。凡九室，室有四戶八牖，以茅蓋，上圓下方。外水曰璧雍。赤綴戶，白綴牖。堂高三尺，東西九仞，南北七筵。其宮方三百步。」「凡人疾、六畜疫、五穀災。生於天道不順。天道不順，生於明堂不飾。故有天災則飾明堂。」《周書》曰：「明堂方百一十二尺，高四尺，階博六尺三寸，室居內，方百尺，室內方六十尺，高八尺，博四尺。」《作洛》曰：「明堂、太廟、路寢咸有四阿，重亢重廊。」孔氏注云：「重亢累棟，重廓累屋。」

《禮圖》曰：「秦明堂，九室十二階，各有所居。」《呂氏春秋》「有十二堂。」與《月令》同。並不論尺丈。臣愷案：十二階雖不與《禮》合，一月一階，非無理思。

《黃圖》曰：「堂方百四十四尺，坤之策也，方象地；屋圓，楣徑二百一十六尺，乾之策也，圓象天。室九宮，法九州；太室方六丈，法陰之變數；十二堂，法十二月；三十

六戶，法極陰之變數；七十二牖，法五行所得日數；八達象八風，法八卦；通天台徑九尺，法乾以九覆六；高八十一尺，法黃鍾九九之數；二十八柱，象二十八宿；堂高三尺，土階三等，法三統；堂四向五色，法四時五行；殿門去殿七十二步，法五行所行。門堂長四丈，取太室三之二。垣高無蔽目之照，牖六尺，其外之。殿垣方，在水內，法地陰也；水四周于外，象四海，圓法陽也；水闊二十四丈，應二十四氣；水內徑三丈，應《覲禮經》。武帝元封二年，立明堂汶上，無室，其外略依此制。《泰山通義》今亡，不可得而辨也。

元始四年八月，起明堂、辟雍長安城南門，制度如儀。一殿，垣四面，門八觀，水外周堤，壤高。四方和會，築作三旬。五年正月六日辛未，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。二十二日丁亥，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。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，於是秩而祭之。親扶三老五更，袒而割牲，跪而進之。因班時令，宣恩澤。諸侯宗室、四夷君長、匈奴西國侍子，悉奉貢助祭。

《禮圖》曰：「建武三十年作有堂，堂上圓下方。圓法天，方法地。十二堂法日辰，九室法九州，八窗象八風，八九七十二，法一時之王。室有二戶，二九十八戶，法土王十八日。內堂正壇高三尺，土階三等。」胡伯始注《漢官》云：「古清廟蓋以茅，今蓋以瓦，瓦下藉茅，以薦古制。」《東京賦》曰：「乃營三宮，布政頒常。復廟重屋，八達九房。造舟清池，惟水泱泱。」《薛綜》注云：「復重廟覆，謂屋平覆重棟也。」《續漢書祭祀志》曰：「明帝永平二年，祀五帝於明堂。五帝坐各處其方，黃帝在未，皆如南郊之位。光武位在青帝之南，少退，西面，各一犢，奏樂如南郊。」臣愷案《詩》云：「《我將》，祀文王於明堂也。我將我享，維羊維牛。」據此，則備大牢之祭。今雲一犢，恐與古殊。自晉以前，未有鴟尾，其門牆璧水，一依本圖。

晉《起居注》裴頠議曰：「尊祖配天，其義明著，廟宇之制，理據未分。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，其餘雜碎，一皆除之。」臣愷案：「天垂象，聖人則之。」辟雍之星，既有圖狀，晉室方構，不合天文。既闕重樓，又無璧水，空堂乖五室之義，直殿違九階之文。非古欺天，一何過甚！

後魏於北台城南，造圓牆，在璧水外，門在水內迴立，不與牆相連。其堂上九室，三三相重，不依古制。室間通巷，違舛處多。其室皆用鑿累，極成褊陋。《後魏樂志》曰：「孝昌二年立明堂，議者或言九室，或言五室，詔斷從五室。後元叉執政，復改為九室。遭亂不成。」

宋《起居注》曰：「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，其牆宇規範，擬同太廟，唯十二間，以應期數。依漢《汶上圖儀》，設五帝位，太祖文皇帝對饗。鼎俎簠簋，一依廟禮。」

梁武即位之後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，無室，十二間。《禮疑議》云：「祭用純，漆俎瓦樽，文於郊，質於廟，止一獻，用清酒。」平陳之後，臣得目觀，遂量步數，記其尺丈。猶見焚燒殘柱，毀破之餘，入地一丈，儼然如舊。柱下以樟木為跗，長丈餘，闊四尺許，兩兩相並，凡安數重。宮城處所，乃在郭內。雖湫隘卑陋，未合規摹，但祖宗之靈，得崇嚴祀。

周齊二代，闕而不修，大饗之典，於焉靡托。

自古《明堂圖》唯有二本。一是宗周，劉熙、阮諶、劉昌宗等作，三圖略同。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，《禮圖》有本，不詳撰人。臣遠尋《經傳》，傍求子史，研究眾說，總撰今圖。其樣以木為之，下為方堂，堂有五室，上為圓觀，觀有四門。

帝可其奏。會遼東之役，事不果行。

以度遼之功，進位金紫光祿大夫。其年卒官，帝甚惜之，謚曰康。撰《東都圖記》二十卷、《明堂圖議》二卷、《釋疑》一卷，見行於世。

長子儒童，游騎尉。少子溫，起部承務郎。

侯莫陳崇

侯莫陳崇，字尚樂，代武川人也。其先魏之別部，居庫斛真水。祖元，以良家子鎮武川，因家焉。父興，殿中將軍、羽林監，後以崇著勳，追贈柱國、太保、清河郡公。

崇少驍勇，善馳射，謹愨少言。年十五，隨賀拔嶽與爾硃榮征葛榮。後從岳入關，破赤水蜀。又從岳力戰，破万俟醜奴。崇與輕騎逐北，至涇州長坑及之。賊未成列，崇單騎入賊中，於馬上生禽醜奴，遂大破之。封臨涇縣侯。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，崇與諸將同謀迎周文帝。文帝至軍，原州刺史史歸猶為悅守。周文遣崇襲歸，直到城下，即據城門。時李遠兄弟在城內，先知崇來，中外鼓譟，伏兵悉起，遂禽歸斬之。以崇行原州事，仍

從平悅，別封廣武縣伯。累遷儀同三司，改封彭城郡公。從禽竇泰，復弘農，破沙苑，戰河又另討平稽胡，累戰皆有功，進位柱國大將軍。六官建，拜大司空。周孝閔踐阼，進封梁國公，加太保。曆大宗伯、大司徒。

保定三年，從武帝幸原州。時帝夜還京師，竊怪其故。崇謂所親人常升曰：「吾比日聞卜筮者言，晉公今年不利，車駕今忽夜還，不過是晉公死耳。」於是皆傳之。或有發其事者，帝集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，崇惶懼謝罪。其夜，護遣使將兵就崇宅，逼令自殺。葬禮如常儀，謚曰躁。護誅，改謚曰莊閔。

子芮嗣，位柱國。從武帝東伐，率眾守太行道。并州平，授上柱國。仍從平鄴，拜大司馬。隋大業初，以譴，詔流配嶺南。芮弟穎。

崇子 穎

穎字遵道，少有器量，風神警發，為時輩所推。魏大統末，以父軍功，賜爵廣平侯，累遷開府儀同三司。周武帝時，從滕王逌擊龍泉、文城叛胡。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，穎懸軍五百餘里，破其三柵。先是稽胡叛亂，輒略邊人為奴婢。至是，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，籍沒其妻子。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，勳將誅之。穎曰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行。諸胡固非悉反，但相迫脅為亂。今慰撫，自可不戰而定；如即誅之，轉相驚恐，為難不細。未若召其渠帥，以隱匿才付之，令自歸首，則群胡可安。」勣從之，諸胡爭降附，北土以安。遷司武，加振威中大夫。

隋文帝受禪，加上開府，進爵升平郡公。平陳之役，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，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，安集歸附。再遷瀛州刺史，甚有惠政。後坐與秦王俊交通，免官。百姓送者莫不流涕，因相與立碑，頌穎清德。後拜邢州刺史。仁壽中，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，以穎為第一，上優詔褒揚。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，蠻夷怨叛，妙簡清吏。於是征穎入朝。上與言及平生，以為歡笑，即日進位大將軍，拜桂州總管、十七州諸軍事。及至官，大崇恩信，人夷悅服。

煬帝即位，穎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，圾廷恐穎不自安，征還京師。後拜恆山太。其年，嶺南、閩越多不附，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，為南方所信伏，拜南海太守。卒官，謚曰定。子虔會最知名。

崇兄 順

崇兄順，少豪俠有志度。初事爾硃榮為統軍。普泰元年，封木縣子。後從魏孝武入關。順與周文帝同里幹，素相友善，且崇先在關中，周文見之甚歡，進爵彭城郡公。及梁ＧＣ定圍逼河州，以順為大都督，與趙貴討破之，即行河州事。

大統四年，魏文帝東討，順與太尉王盟、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。時趙青雀反，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。順于渭橋與賊戰，頻破之。魏文帝還，執順手曰：「渭橋之戰，卿有殊力。」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。南岐州氐苻安壽。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。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，遂改封順河間郡公。六年，加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行西夏州事，改封平原郡公。周孝閔帝踐阼，拜少師，進位柱國。其年薨。

崇弟瓊，歷位荊州總管、上柱國，封修武郡公。

瓊弟凱，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。崇以平原州功，賜爵靈武縣侯，詔聽轉授凱。孝閔踐阼，進位開府儀同三司，進爵為公。天和中，為司會中大夫。建德二年，為聘齊使主。

王雄

王雄，字胡布頭，太原人也。父崙，以雄著勳，追贈柱國大將軍、少傅、安康郡公。雄儀貌魁梧，少有謀略。魏末，從賀拔岳入關，除金紫光祿大夫。孝武西遷，封臨貞縣伯。大統中，進爵武威郡公，累遷大將軍，行同州事。恭帝元年，賜姓可頻氏。周孝閔帝踐阼，授少傅，進位柱國大將軍。武成初，進封庸國公，邑萬戶。出為涇州總管。

保定四年，從晉公護東征，至芒山，與齊將斛律明月戰。退走，左右皆散，矢又盡，唯餘一奴一矢在焉。雄案稍不及明月者丈餘，曰：「惜爾，不得殺，但生將爾見天子。」明月反射雄中額，抱馬走至營，薨。贈使持節、太保、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、同州刺史，謚曰忠。子謙。

子 謙

謙字敕萬，性恭謹，無他才能，以父功封安樂縣伯。保定二年，父雄封庸國公，以武威郡公回封謙，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。雄死，朝議以謙父殞行陣，特加殊寵，授柱國大將

軍，襲爵庸國公。建德五年，武帝東征，謙力戰，進位上柱國。

六年，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。及宣帝崩，隋文帝輔政，以梁睿為益州總管。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。昂還，具陳京師事。謙以父子受國恩，將圖匡復，遂舉兵，署置官司。總管長史乙弗虔、益州刺史達奚慈勸謙憑險觀變。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為謙畫三策曰：「公親率精銳，直指散關，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，必當各思效命，此上策也；出兵梁、漢，以顧望天下，此中策也；坐守劍南，發兵自衛，此下策也。」謙參用其中下之策。

梁睿未至大劍，謙先遣兵鎮始州。隋文帝即以睿為行軍元帥，便發利、鳳、文、秦、成諸州兵討之。謙所署柱國達奚慈、高阿那肱、大將軍乙弗虔、楊安、任峻、侯翕、景孱等眾號十萬，盡銳攻利州，總管、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。慈等諸軍聞睿將至，眾遂潰。謙所署大將軍苻子英攻巴州，又為刺史呂珍所破。睿乘其弊，縱兵深入。棋、虔密遣使詣睿，請為內應以贖罪。謙不知慈、虔之反己也，並令守成都。謙先無籌略，且所任用多非其才，及聞睿兵奄至，惶懼計無所出，乃自率眾逆戰，又以慈、虔之子為左右軍。行數十里，左右軍皆叛，謙奔新都，縣令王寶執而斬之，傳首京師。慈、虔以成都降。隋文帝以慈、虔首謀，令殺之於蜀市。餘眾並散。阿那肱尋亦被誅。

論

論曰：李弼懷佐時之略，逢興運之期，締構艱難，綢繆顧遇，方面宣其庸績，帷幄盡其謀猷，非唯攀附成名，抑亦材謀自取。密遭風雲之會，奮其鱗翼，思封函谷，將割鴻溝，期月之間，眾數十萬。威行萬里，聲動四方。雖事屈興王，運乖天眷，而雄名克振，何其壯歟！然志性輕狡，終致顛覆，固其宜也。宇文貴負將帥之材，蘊剛銳之氣，遭逢喪亂，險阻備嘗，自致高位，亦云美矣。忻武藝之風，名高一代。及晚節遇禍，雖鳥盡弓藏，然亦器盈斯概，夷戮非為不幸。愷學藝兼該，思理通贍，規矩之妙，參從班、爾，當時缺席，咸取則焉。其起仁壽宮，營建洛邑，要求時幸，窮侈極麗，使文皇失德，煬帝亡身，危亂之原，抑亦由此。至於考覽書傳，定《明堂圖》，雖意過其通，有足觀者。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，逢戰爭之秋，輕騎啟高平之扉，疋馬和長坑之俊。以宏材遠略，附鳳攀龍，茂績元勳，位居上衮，而識慚明哲，遂以凶終，惜哉！王雄身參佐命，謙寵列山河，及投袂勤王，志匡社稷，雖忠君之效未宣，與夫懷祿圖存者異也。

初，魏孝莊帝以爾硃榮有翊戴之功，拜榮柱國大將軍，位在丞相上。榮敗後，此官遂廢。

大統三年，魏文帝復以周文帝建中興之業，始命為之。其後功參佐命，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。自大統十六年已前，任者凡有八人。周文帝位總百揆，都督中外軍事。魏廣陵王欣，元氏懿戚，從容禁闥而已。此外六人，各督二大將軍，分掌禁旅，當爪牙禦侮之寄。當時榮盛，莫與為比。故今之稱門閥者，咸推八柱國家。今並十二大將軍錄之于左：

使持節、太尉、柱國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尚書左僕射、隴右行台、少師、隴西郡開國公虎。

使持節、太傅、柱國大將軍、大宗師、大司徒、廣陵王元欣。

使持節、柱國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大宗伯、趙郡開國公李弼。

使持節、柱國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大司馬、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。

使持節、柱國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大司寇、南陽郡開國公趙貴。

使持節、柱國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大司空、常山郡開國公於謹。

使持節、柱國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少傅、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。

與周文帝為八柱國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少保、廣平王元贊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淮安王元育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齊王元廓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七州諸軍事、秦州刺史、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雍州諸軍事、雍州刺史、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陽平郡開國公李遠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荊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、博陵郡開國公賀蘭祥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陳留君開國公楊忠。

使持節、大將軍、大都督、岐州諸軍事、岐州刺史、武威群開國公王雄。

是為十二大將軍。每大將軍督二開府，凡為二十四員，分團統領，是二十四軍。每一團，儀同二人。自相督率，不編戶貫。都十二大將軍。十五日上，則門欄陛戟，警晝巡夜；十五日下，則教旗習戰。無他賦役。每兵唯辦弓刀一具，月簡閱之。甲槊戈弩，並資官給。

自大統十六年以前，十二大將軍外，念賢及王思政亦拜大將軍。然賢作牧隴右，思政出鎮河南，並不在領兵之限。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眾矣，不限此秩，無所統御。六柱國、十二大將軍之後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，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，並不得預於此例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